

《彭德怀元帅》的创作启示

李京盛



电视剧《彭德怀元帅》剧照

他们怀着对历史的敬畏,按照电视剧的创作规律,以全新的视角剪裁史料,塑造人物,让彭德怀在历史的风云中穿行,真正做到了人史合一。特别是剧中表现的抗美援朝战争,真实地再现了高层决策的艰辛与艰难,以其大视野、大背景勾勒出这场战争的恢宏与惨烈。对中国革命战争题材影视创作而言,《彭德怀元帅》不仅继承了既有的宝贵经验,也开拓了新的艺术表达疆域。

这部作品的另一个亮点是人物性格的突破。彭德怀从旧社会最底层的赤贫农家子弟,成长为赫赫有名的共和国元帅,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在他身上,凝聚着一种极致的品格,体现着一种东方的、民族的、党性的精神内涵,也由此造就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电视剧中的彭德怀

元帅,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接人待物,还是战争中的谋略攻守、运筹帷幄,无不体现出一位平民元帅的正直率真与大智大勇。这些性格特征,与其说是作者“塑造”出来的,不如说这就是彭德怀元帅的“本色出演”。在电视剧中,彭德怀元帅真情似火、嫉恶如仇的性格,无论是按艺术规律还是生活规律推演,都可能带来人生命运的合开起落。这几乎是历史上和经典文艺作品中英雄人物的共同宿命。这部作品又一次印证了英雄们性格与命运的共性。在中国人的英雄崇拜观中,“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富贵不能淫”几乎是一切大英雄都必须经历的境遇。在炼狱中锻造过的灵魂,才能最后被安放在英雄圣殿。

该剧还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朴素的纪实手法。对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来说,写实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中国革命历史本身就是一部真实可信、有血有肉、威武雄壮、气壮山河的“活剧”。因此,朴素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表现手法。《彭德怀元帅》正是遵从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这一普遍规律,因而才取得了真实、感人、可信的艺术效果。

一部文艺作品,如果仅仅依靠故事的精彩去吸引眼球,还不能算做成功。只有用思想性激发深刻的思考,让观众在观看时感受到剧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意义,从而温润心灵、启迪心智,才算达到目的。《彭德怀元帅》就是这样一部看了让人入脑入心,发现心灵美、追求荣誉感的电视剧。剧中通过彭德怀在白色恐怖中抛弃荣华富贵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信仰;通过彭德怀在最艰难的时刻临危受命的情节,告诉我们什么是担当;通过彭德怀几次坦诚地做自我批评,告诉我们什么是襟怀……让观众的心灵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洗礼,感受崇高。

综观当下电视剧市场,国产电视剧以每年上万集的速度生产,但真正的精品不多,像《彭德怀元帅》主创团队这样进行大胆探索又投入艺术理想的作品更是难能可贵。我们应当大力扶持、推广像《彭德怀元帅》这样优秀的电视剧,引领创作往高的层面走,让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电视剧占领电视荧屏。

千百年后,如果后世也沿用司马迁的手法来重编中国革命史的话,《彭德怀元帅》这部剧或可作“列传”载入《史记》之中。

梁鸿在现实与虚构、过去与未来、全知与未知中自由切换,她掠过乡村繁复的表象,走进或幽暗或澄明的世界深处,并以反转的方式一一呈现关于“吴镇”的那些精准而鲜活的细节与家族人物

小喜已死,忽然奇迹来了,旁边小喜的小姨笑嘻嘻地说“你已到阴间”,我们才意识到作者的虚构之美:是小喜的灵魂在“游泳”。我感受到梁鸿的感动,这种感动是在心灵上懂得她笔下人物的命运而产生的。带着作者体温与心跳的写作,走向灵魂,走向人性,它诗意地飞扬着梁鸿真实的感觉、感情和美的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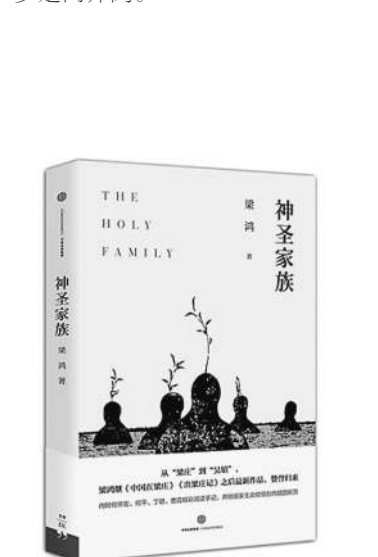
这种不同于以往写实的飞扬,还来自梁鸿倾注于村野的叙事,既沉静淡然又深情款款,描述精准又撒野般地上天入地,显示了独特的艺术创造力和审美意识。这份天马行空,不拘于非虚构纪实性的语言,有着更灵活的结构,野气横生,活力四射。当然,这种野气是北方的,比南方更野更爽朗也更大气。比如,流浪汉德泉,也居然像圣徒一般;开蒙晚的阿清反倒聪明,上学工作后便成了平庸的人;《许家亮盖屋》先是抗议上访,后又挖洞为屋,早已反转为真心欢喜,却遭遇社会误解,荒诞而忧伤;《明亮的忧伤》既是明亮自我迷失的忧伤,也是发小海红的忧伤。还有乡村明星罗建设、八卦嫂杨秀珍等等,几乎每个人物都光彩熠熠。这是想象力的胜利,也是文学的力量。因为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都必须以精准为前提。

同时,这种美的背后还深藏着梁鸿的悲剧意识,但它又是明亮的、野性的,它忧伤地藏在作者的笔尖,转化为虚构的刀笔。

非虚构并非字字真实,其中有非虚构之虚,也有虚构之实。比如梁鸿把家乡化名“梁庄”“吴镇”,便是非虚构之虚笔,小说式的非虚构。其实作品的真切,来自写作者的主观态度的真诚。比如作家石一枫就认为,非虚构艺术要求更高;“小说不一定说明一些真实的问题,但要真实地说明一些问题。非虚构则要真实地说明一些真实的问题。”一如《夹边沟记事》(杨惠惠)、《上课记》(王小妮)、《拆楼记》(乔叶)、《女工记》(郑小琼)等非虚构文本,都是借由活生生的个人经验,而真切地触摸到当下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

其实,今天的非虚构何尝不是对中国散文传统中笔记文脉的传承和接续?古代散文《庄子》《春秋左传》、笔记《世说新语》《酉阳杂俎》《西京杂记》等的天马行空,显示了我们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手法何其丰富,何止是虚构“梁庄”“吴镇”的名称。我们从梁鸿真切

切的叙述中分明看到,梁庄、吴镇既是梁鸿的家乡,何尝不是我们的家乡?它早已在梁鸿具有原创性的充满“在场感”的非虚构创造中,展示了其独特的社会转型期的文化普遍性。于是,梁庄到吴镇便“象骨生肉”,泥土深处既荒凉苍莽,更野气横生,蓬蓬勃勃。吴镇上空的一朵云,不仅真实地表现了当下中国乡村的飘忽不定,更真切而诗意地表现了乡亲灵魂与信仰的枯与荣。梁鸿以自己真诚的写作态度,再次拓展了当下的文学写作,并使之进一步走向开阔。



《神圣家族》梁鸿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虚实之间

以梁鸿的《神圣家族》为例

张燕玲

当年,萨特曾预言非虚构文学“不久将成为文学最重要的形式”。几十年过去了,世界范围内的非虚构文学发展速度惊人,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就颁给了纪实文学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就中国读者而言,近年非虚构文学的风头有增无减,而那些影响颇大的“新闻化小说”还往往出自名家之手。于是,非虚构与虚构的边界多了疑惑与追问。

近日,读到一个“虚构生活”的故事,出自90后作家王苏辛的小说《白夜照相馆》。城市大量的新移民在深夜潜入照相馆,以做旧照片仿造过去,以便刷新人生。年轻的作家告诉我们,生活已经进入一个虚构的时代,满目的似是而非。于是,对虚假的厌倦,加之部分作家对甚至转型期纷繁问题的表现无力,甚至作品里出现情感与细节的虚假硬伤,使得作家、读者转向对非虚构文学的追捧。正如批评家李敬泽所说,非虚构“是把有些在这个时代困扰着我们的问题放到了台面上;即文学如何坚持它对‘真实’的承诺?”于是,一种以“我”为视角的有关现实热点问题

的书写,试图思考“我”与“现实”、“我”与“时代”关系的一批作品应运而生。其中,梁鸿的《中国在梁庄》(2010年)和《出梁庄记》(2013年)成为当下中国非虚构文学的代表性作品。

批评家梁鸿以文学创作的形式参与到实证批评的建构中,让文学与自己的生活,与我们的时代、社会现实和精神困境进行有效的互动,显示了梁鸿作为批评家的自觉。她以《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的真相相见为当下中国的非虚构文学创出新天地,如今又在《神圣家族》中添以灵动的语言,以虚构与荒诞,把非虚构文学的文体边界打开,探索着当下写作新的可能。

《神圣家族》依然以梁鸿真实的故乡建设为背景,依然如虚构“梁庄”般虚构“吴镇”,把乡村现实与文学想象融为一体,犹如鲁迅之“鲁镇”。梁鸿在现实与虚构、过去与未来、全知与未知中自由切换,她掠过乡村繁复的表象,走进或幽暗或澄明的世界深处,并以反转的方式一一呈现关于“吴镇”的那些精准而鲜活的细节与家族人物。

第一位是树上的懵懂少年阿清,他犹如“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在树上他用望远镜照亮了村子所有的秘密,比如圣徒德泉,信教通神的阿花奶奶。这位梁鸿家乡的真实少年,人人眼中的傻孩子,却是梁鸿眼中的聪明仔。而阿清成人后,却羞于承认他少年的聪慧。正常人本质的平庸,是梁鸿在生活深处发现的人性秘密,也是梁鸿的情节反转。而圣徒德泉“其实就是我们镇上的一个流浪汉”,他身上呈现出一种荒诞虚无的,却又带有某种向上的理想的精神状态。其实,生活何处不流浪游走着德泉式的人物?他(她)们与德泉一样,也许不具备正常的现代人形态,但他们在梁鸿笔下反转并有了勃勃生机和现代意味,有了正常的人性,有了文学的独特魅力。

女青年小喜身上也有这种人性魅力。镇后面刚修好人工河,成为一些人向往的解脱之河。更具反转意义的还在于,小喜投河后顺水漂流,努力使自己漂快点,远离人群。叙事时缓时滞地随着小喜漂着,沉静如练,柔软顺畅,我们一直都不知

动人的是文学的“精神”

冯俐

你们二位别干扰我好吗?!



漫画

徐鹏飞

成了独特的人物形象。它们流传至今并被不断排演的原因,是其舞台性和文学性的高度统一。

很多戏剧作品的“创意”“立意”很吸引人,但好的创意不等于好的剧作。同样的“母题”由不同的剧作者写出来,品质完全不同。比如《西厢记》《牡丹亭》,还有莎士比亚的许多作品,在他们之前,同样的故事被前人多次写过,但只有到了真正的文学家手上,那些故事才获得了卓越的文学品质,成了经典的戏剧作品。可以说,剧作者思想的高度、人文情怀的高度,决

定其提炼人物的高度。在塑造“这一个”的时候,则需要通过历史、环境、语境等多方面的还原,让“这一个”从思想的、主题的概念中摆脱出来,以文学的广阔包容和深刻洞察,超越简单的是非评判,使戏剧人物比生活中的人更丰满更丰富,有血有肉地站立在舞台之上,从而成为戏剧文学画廊中具有高度典型性的“这一个”。

评价一个剧本有“文学性”,应是最高褒奖,尤其是当一部戏剧作品被誉以“诗性”“诗意”时,我想,它指的绝不是肤浅的、视听上的优美或浪漫,而是内在的文

美丽的青春记忆

——读小说《青春在上》

张胜友

强自立、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产生了出色的艺术效果——既展现了非虚构文学饱满而鲜活的校园场景,又透射出了小说应有的飘逸与灵动的时代气韵。小说以福建的美丽山川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为背景,别有深意地追踪闽西北民俗民风,尤其对客家耕读传家的祖训文化进行了弥足珍贵的展示与挖掘:“要以崇敬怀先辈,应以道义教子孙”——坚韧隐忍、一生勤勉的奶奶,用客家人代代传承的伦理勉

励王哲向善向上、知足感恩、求学报国;“为富不仁,钱财万贯成粪土;贫居有志,扁担一支挑乾坤”——被苦难重重包围的“饼哥”王哲,牢记奶奶临终家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边艰辛打工一边刻苦攻读,成了同学们的优秀榜样;“胸襟如围屋深厚,做事像山歌爽朗”——见贤思齐,王哲的一言一行深深影响着鲁小胖、贾朝阳、覃虎、刘伟平等身边同学,大家都在一点点、一天天改变自新……优秀文化是种

编剧谈 戏剧与文学3

打动观众的,一定是文学的“精神”,即对人性的深刻独特洞察、对人的境遇和选择的理解容纳、对人类情感和精神的或单纯或细微的永恒关怀

当代戏剧空前多元化,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舞台技术的加入,丰富了戏剧这个艺术品种。只是,剧作家们不能因此“偷懒”,放弃对生活的独到发现、对人性的深入思考。多元化不应该代替戏剧的文学性追求。当然,有的剧作家也许并不是偷懒,而是“人力不可及”——即从主观上认识不到,或是客观上能力达不到。

戏剧的文学性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绝不是华丽的台词,而是通过独特的戏剧情境、引人入胜的故事,发掘出独特的人性,从而塑造出独特的戏剧文学形象。

中国当代戏剧有很多“命题作文”,“命题作文”有高分,也有不及格。有些作品过于依赖“主题当家”,有的作品“见事不见人”。它们的根本问题都是“文学退位”,立起来了不等于“立得住”,强大的宣传推广攻势不等于“传得开”,更遑论“留得住”。古希臘戏剧多是国家行为,即多为“命题作文”,但最后保留下来的戏剧,叙事技巧高超、深刻发现挖掘了人性、完

纵观中外文学史,但凡优秀的、留得下来的作品,无不带着精神的胎记和时代的烙印:它们有着共同的特质和品格,亦是文艺的核心意义和终极指向,那就是——爱。文学,只有上升到爱的高度,才有温度、深度和力度,才有重量、力量和能量。

女大学生鲁姜楠的长篇小说《青春在上》,正是一部充满爱和正能量的作品:高考中榜、父母车祸双亡,客家小伙子王哲只能带着妹妹和年迈的阿婆,一边打工一边求学,被同学们戏称为“饼哥”。开学第一天,“饼哥”王哲巧遇冤家鲁小胖,小胖像根刺儿一样,深深扎进了他的生活和生命。两人恩怨恩怨、不打不相识,把两个宿舍的男生、女生全都卷了进来——爱和误会一起成长,梦想与青春一道飞扬……

作者鲁姜楠以大学同学为原型塑造的几个人物同时登场,抒写当代大学生自